

序

嘗聞宇宙大矣，何所不有。宣尼「不語怪」，非謂無怪之可語也。乃齷齪，老儒謂目不親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！泥丸封口，自甘固陋。獨不觀乎天之風月，地之花鳥，人之歌舞，非此不成其為三才乎？從來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，自曲士觀之甚奇，自達人觀之甚平。吾嘗浮沉八股道中，無一生趣。月之夕，花之晨，銜觴賦詩之餘，登山臨水之際，稗官野史，時一展玩。諸凡神仙妖怪，國士名姝，風流得意，慷慨情深等語，千轉萬變，靡不錯陳於前，亦足以送居諸而破岑寂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而以號於人曰「此夫出自齊諧之口者也」而擯不復道耶？雖然詩三百篇，不廢鄭衛，要以「無邪」為歸。假令不善讀詩者，而徒侈淫哇之詞，領忘懲創之旨，雖多亦奚以為！是集也，奇而法，正而葩，纖合度，修短中程，才情妙敏，蹤跡幽玄。其為物也多姿，其為態也屢遷。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。昔人云：「我能轉法華，不為法華轉。」得其說而並得其所以說，則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縱橫流漫而不納於邪，詭譎浮誇而不離於正。不然，始而惑，既而溺，終而蕩。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」，有味乎於輿氏之言哉。不佞，懶如嵇，狂如阮，慢如長卿，迂如元稹，一世不可餘，餘亦不可一世。蕭蕭此君而外，更無知己。嘯詠時每手一編，未嘗不臨文感慨，不能喻之於人。竊謂開卷有益，夫固善取益者自為益耳。戊午，天孫渡河後三日，晏坐南窗，涼風颯至，綠筠弄影。左蟹螯，右酒杯，拍浮，漫興書此，以告夫世之讀《豔異編》者。

玉苟茗居士湯顯祖題